

佔領運動與中國民主

甘浩望著，陳愛潔譯

第一次佔領

由於截至本文執筆之日為止，仍有數十人佔領添美道，我們今年仍在政府總部外舉行為期十六天的靜坐及露宿示威，提醒全港市民 16 年前的居港權問題現今還未解決。1999 年 1 月，終審庭賦予香港公民在中國出生的孩子享有來港居住、與家庭團聚的權利。其後，香港政府就新來港人數製造不符合比例的數字，而且要求人大釋法。其結果是百份之九十的子女都不能來港與父母同住。

我們每年與各相關團體舉行靜坐抗議政府當年的行動。因為從法律角度而言，終審庭才有權要求釋法，而不是香港政府；所以，港府的行動顯然是違法的。因此，政府現時有什麼權說那些佔領香港某些地方的人是違法和破壞法律制度？政府自己早於 1999 年違反香港的法律；當時有數百位律師靜默遊行，就是要指出政府違法。

自 1999 年至今，我們每年都舉行靜坐抗議，而我們會繼續下去，直到所有子女獲准在香港與家人團聚為止。三年前，適逢首次佔領中環運動（維持了十一個月），我們在匯豐銀

行總行靜坐了十三天。今年，我們很高興在雨傘革命的佔領者中間看到我們的帳篷。

再佔領

佔領金鐘在 2014 年 9 月底開始。行動是為抗議政府提出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這不是自由選舉，因為候選人將實際上由北京的領導人選出。傳媒報導，隨著警方在各佔領區完成清場行動後，這個為期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結束。政府堅持所有佔領行動均屬違法。他們強迫法庭干預，然後聲稱所有在佔領區留守的人都是犯法，卻沒有承認自己早於 1999 年已違法。耶穌在其時代亦違反權貴所採用的法律；當時的人則根據他們為了維持自己權力而訂的法律而處死耶穌。然而，香港人繼續下去的決心確實很堅定。事實上，雨傘革命仍繼續：現時在政府總部外仍有超過一百個帳篷，每晚有年輕人去旺角「購物」（「鳩鳴」）和喊叫要求民主的口號，大型黃色直幡出現在多處山頭和城中其他地方，幾乎每日都有不同形式、高舉黃色雨傘的抗議，定期在添美道佔領區舉行祈禱及其他宗教活動（包括彌撒），而在該處亦有一個帳篷作整天祈禱之用。

年輕人

不久前，一名十四歲少女在金鐘「連儂牆」上用粉筆畫了兩朵花。她當場被多名警察包圍，並被帶返警署拘留達二十七小時。當她上庭時，法官判她暫送女童院，這好比判她

監禁一樣。此事件使政府非常尷尬，所以高等法院在數小時後立即釋放她。看來香港人越來越有決心爭取民主和人權。

我們都知道，香港人對於佔領中環並不陌生，因為首次佔領中環行動於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在匯豐銀行進行，持續了十一個月。繼該次佔領行動之後，兩位大學教授和一位牧師在兩年前就香港行政長官選舉而提出新的佔領計劃。其後，香港的大專學生開始罷課，而中學生製造了激發街頭抗議的事件。

事實上，香港的學生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向全世界的學生展示如何以最適當的方法勇敢地爭取一個新社會。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自豪。對我們來說，其中一個最寶貴的經驗，就是加入他們的「街頭學校」。中學生為小學生補習，大學生為中學生補習，教授也給大學生傳授知識等等。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基督徒學生已經不斷反問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方向。在爆發抗議示威不久之後，他們已舉行祈禱會，然後舉行彌撒。學生領袖果斷堅定並充滿勇氣，巧妙地和平靜地解釋他們的所有要求，但卻從沒有認為會立刻成功。

家庭

一般而言，學生們（包括中學生）的家庭都支持子女的立場。他們當中有不少在9月28日下午前往金鐘，要求當局釋放已被警方羈留兩天的學生領袖。當然也有其他家庭出現分裂：父母反對子女，兄弟姊妹互相反對，甚至丈夫反對妻子。香港很多家庭都曾經出現激烈的爭辯。那又怎樣？難道

耶穌沒有預視那情景？福音中有很多經文描寫因祂的名字，以及因為願意跟隨祂的人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好像佔領人士睡在帳篷裡一樣——而導致家庭關係緊張。

真正的民主

在這幾個月裡，香港人有機會談論真民主。他們發現，真正的民主不僅是享有選舉的自由。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裡，人民本身才是中心。學生要學習的事物，應該總是與人民相關，或是為了服務人民。

有很多不同團體（包括左派和右派）參與這次運動，他們也覺得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右派想只為香港及其社會制度奮鬥。他們聲稱不喜歡作為中國的一部份，不喜歡每天有那麼多人由大陸來港；他們緬懷殖民時代，不想與我們這些人，即他們稱為左派的人混在一起。然而，正是香港政府早在 1999 年開始逼使香港人反對大陸人，因為他們得悉將有一百六十七萬五千人由大陸來港；還有，如果實行終審庭於 1999 年 1 月 29 日的裁決，這些人將取去香港的工作。

然而，我們認為，不應只在香港，也應在大陸各地建設民主。在這方面，雨傘革命不過是 1989 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延續。中國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在中國歷史擔當特別的角色。由五四運動開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民主運動，中國學生堅持不懈地爭取公義和社會平等，成功在中國及中國社會帶來明顯轉變。他們的言論甚至曾經也在世界各地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香港在中國

我們在幕的另一邊看到中國國家主義的發展。在接近三十年間，億萬中國人受聘從事低工資勞工。近年這股勞動力促進經濟發展，於是，當中國領導人外訪時，都覺得國家強大並受到尊重。他們想在各處顯示出中國是大國，能夠選擇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他們堅持國家主義，想藉此培養所有中國人支持他們的政府。

然而，佔領中環運動使香港比以前更趨於國際化。儘管香港已完全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這裡仍有很多外國人居住。很多少數族裔，尤其是擔任家庭傭工的，也參加這次運動。這是為什麼我們經常唱「國際歌」的原因；在1989年，北京的大學生也經常唱同一首歌。年輕人唱這首歌或其他以雨傘革命為主題的歌曲時都熱情洋溢，因為他們的內心懷著偉大的理想；這是警察甚或軍隊都不能遏止的。任何政府都不能以警察來壓抑人民對民主的渴望。如果香港政府以為透過清場而解決了這問題，那麼它就是蒙蔽自己了。

真正的共產主義

我們當然不會認為，當共產黨在中國失勢後，民主制度便會完全出現。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連基督徒都可以分享的理想，正如初期基督徒團體在二千年前所做的一樣（參閱宗 2:4-5）。在這意義上，民主制度可以解作賦予百姓真實的權力，再沒有在物質上把人區分的階級之別。在這意義上，在佔領運動期間，我們強調我們不是因為有人身為共產黨員

而反對他們，而是因為他們中有些處於高層的人已轉變為修正主義，沒有實踐他們的理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教條主義盛行之際，基督徒當中也有人談論純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價值。無可否認，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在很多方面使中國向好的方面轉變，甚至在所有宗教和宗教人士受到攻擊的時候。即使在教會以外，以及當教會看來遭受迫害的時候，天國仍在發展的。共產主義並不同無神論。一個合乎人性的共產主義讓所有人都可以對話，沒有人因異見而被囚；這樣的共產主義便能夠成為邁向「新天新地」的重要一步。在運動期間，這些主題仍是討論的部份。

對未來的希望與一國一制

問題是，中國現時由革命家統治，而香港行的卻是一個野蠻的資本主義制度。目前兩者結盟。剛在兩傘革命開始之前，中國領導人會見香港的資本家，但拒絕接見學生領袖，甚至禁止他們進入中國。我們不認為「一國兩制」是對的。我們希望兩傘革命終有一天可產生一個完全嶄新的「一國一制」。新的社會制度不會是目前在大陸或香港或台灣所實行的制度。在新的民主社會裡，不再有人因為他們的思想而坐牢，在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限界，不再有任何國家敵人，而死刑和終身監禁將會撤銷。在新社會裡，所有人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

希望有一天，中國的人民政府真正由老百姓組成，容許全國人民談論真民主，不設任何形式的限制。希望未來的香

港政府能夠成為香港人和大陸人民之間的真正橋樑。希望香港政府不僅傳達中央政府給香港人的決定，卻應把香港人的真實希望上達中國政府。

充滿感激之情的願望

希望香港的所謂左派，尤其是工會成員，開始回想他們年輕時的理想；當時他們沒有尋求影響力或權力，而只是尋求人生的一項任務：繼續為無產階級工作並支持他們。

希望中國的真正共產黨人和我們基督徒放棄互相指責，一起致力按照我們的共同理想來服務人民，只注視著一種力量，即全心、全靈、全意服務人民的力量。我們將看到新的國際共產社會、新的世界、新的天國完全在宇宙中建立了。

靜坐仍繼續。我們每次返回添美道的時候，好像進入一處靈修退省的地方。今年，我們不像往年那樣感到孤立，我們四周都有人圍繞著，包括年輕的和年長的。我們要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從起初已接納我們。在第一個晚上，雨剛停了。他們給我們找到一個帳篷，清洗，晾乾，並放好被舖和睡袋。互助和互諒已成了這次運動的特質。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雨傘革命萬歲！

